



书的阶梯 与苍穹

◎明前茶

深秋,南京城郊的汤山旁,落叶呈现出五彩斑斓的绚烂色彩,十个用以粉碎矿石的水泥料仓,也派上了新用场。

先锋书店的创始人钱晓华看中了它,将这些冰冷废弃的水泥料仓改造成“书仓”。从远处,一眼就可看到在水泥筒仓的头顶,摇曳着十棵茁壮的桂花树,就像巨人般的筒仓长出了头发。而连接筒仓的廊桥,正凌空架起,将这一爱书人的圣殿安排得轻灵又迷人。

走进书店,长长的螺旋式楼梯特别吸引眼球,装修以白色为主,墙面采用了特殊的涂料,摸上去仿佛触摸正版书常用的胶版纸。楼梯旁边还参差悬挂着小镜框,镜框里是诗句,著名的与无名的,令整个空间洋溢着低调又葱茏的文艺气息。同样是螺旋状向上伸展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格调不俗的书籍,所有的书架隔板采用了纤薄如纸的钢板,而且每一排书上都有细密的筒灯,从下往上仰视,筒灯就如星星在滑行,也像是无数星河打出的漩涡,视觉效果实在太震撼了。

十个“书仓”拥有不同的主题,书籍的摆设也依照不同主题的阅读节奏,以不同的螺旋节奏延伸到水泥筒的顶端。扎实而平行上升的是“文学仓”,呈阶梯状铿锵上升的是“旅行生活仓”,快速螺旋向上、无限延展的是“诗歌塔”,此外还有“艺术仓”“人文社科仓”“儿童绘本仓”“古书仓”,看得出,书店的运营者对美学与诗歌有独特偏好。十个“书仓”中,竟然还有一个“世界最美图书仓”和一个“诗人之梯”,尤其令人感慨的是,设计师将“诗人之梯”设计成一个白色梦境,在它的入口处,书迷可以看到相当多的“镜面”材质,一方面,这可让筒仓相对窄逼的空间无限放大;另一方面,还因为镜面反射营造出有趣的幻象,使得孩子与他们的父母、祖父母,不约而同地游走其间,观照自我,沉浸其中。孩子们对镜时,有惊奇的自我发现,家长又何尝不是如此,镜面创造出波光粼粼的效果,这种沉浸是一种澄澈身心的映射,仿佛徜徉美梦,梦中有书,有诗,有安泰的自我。

所有的人都忍不住仰望,而由筒底向上仰望的那一刻,便是连接了精神、书籍、自然、苍穹。仿佛没有穷尽的圆形视角带给人向上无限延伸之感,参观者还可以顺着筒仓楼梯走到屋顶,穿梭于十个小巧玲珑的圆形花园之间。设计师将一、二层之间的庞大又丑陋的料斗拿掉之后,留下洞口供人欣赏,此时,可以看到蓝天之下摇曳的桂花树树梢,这是自然与人文之间的深刻联结,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根根“定海神针”。是的,被阅读庇护的男女老幼们,他们有福了。

绿茶画名家书房·屠岸

1923—2017,诗人、翻译家。



萱荫阁 屠岸先生仙逝后,家人保留着先生书房的原貌,借此机会补画书房,也是对屠岸先生的另一种纪念和致敬。



江山如有待:唐诗宋词日历 2023

陆蓓容编著
中华书局

本书以四季流转和节令物候的变迁为线索,从唐诗宋词中选取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名篇佳作精心编排,加以精炼生动的点评和简明准确的注释,并从各大博物馆珍藏中选配与唐诗宋词意境贴合的传世古画,诗情画意相互生发,赏心悦目。

唯美:上海,上海

冷冰川主编
商务印书馆

艺术家冷冰川主编的这本杂志,汇集了数十位建筑师、艺术家、诗人、音乐家、歌唱家、艺术史学家的散文与多位摄影师、导演的影像作品,呈现出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上海,是向上海

这个伟大名都的致敬之书。

冯耿光笔记
靳飞著
文津出版社

冯耿光是近代著名金融家,也是影响梅兰芳艺术成就与生活的幕后人物。作者对冯耿光的一生做了传记式梳理,用生动的笔墨描绘了冯耿光传奇的一生。

玉明斋石墨谈屑
王家葵著
上海书画出版社

作者善于在细微处做学问,对古代碑帖及其中提及的事件、人物进行精细严密的考证,论证过程融汇丰富的文学、历史、医学、宗教知识,文献、图像材料,能在纷繁复杂的材料中抽丝剥茧、层层寻绎,并加以犀利风趣的历史评说。

郑孝胥“妙解” 《论语》章句

◎粟冬吉

“汉奸”并不是天生的。如郑孝胥,起初乃是一个地道的读书人,而且读的是圣贤书,“卯角背诵十三经,如泻瓶水”。奈何“三上春官不第”,于是考取内阁中书,“微官羁辇下,剧似搬姜鼠。更无旁人嘲,饭餐讲训诂”,仍是读书不辍。若问十三经中郑孝胥生平读得最多者为何,则曰《论语》,不惟多读,而且善读。《论语·乡党》“寝不尸”一句,朱熹集注“尸谓偃卧似死人也”,终生奉为圭臬,未尝置疑,甚而就寝了也不敢仰卧平躺。郑孝胥说“当是寝室之内不必恭敬如祭祀所主之‘尸’,与‘居不容’是一意”,是其读书颇存主见,时有妙解,异于“专用钦定经义”的俗儒们,所以孟森大为叹服。当然,有时候一味地“求异”,也难免会说出“出格”的话。“子曰:甚矣吾衰也,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”,语见《论语·述而》,郑孝胥说“旧注皆不可解。今乃悟矣:俗谓‘敦伦’曰周公之礼,此孔氏自言其绝欲而已”,居然开了孔圣人的玩笑,难怪孟森听后“为之捧腹”。

溥仪在天津时,郑孝胥还多次为之“进讲”《论语》。高瀨武次郎有诗来,郑孝胥答之云“欲凭《论语》平天下,半部谁怀一日长”。其后,郑孝胥以“伪满”前任“国务总理大臣”身份,创立“王道书院”,鼓吹“王道”思想,“课程以《大学》为本经,以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春秋左传》《礼记》为兼经”。大迫幸男访郑孝胥,“询应读何书,告以读《论语》足矣”。对于《论语》,情之所钟,至老不废。可惜的是,郑孝胥最终却把书读偏了。上海抗战,郑孝胥在日记中以“华机”“华人”“华方”称呼中国,视日本为己方,因而后来就有人讥刺道“这位手捧《论语》口诵‘王道’的曾经的‘八闽才子’当真是以‘满洲国人’自居了”。

《读书随笔》与“读书随笔”

◎南北

前几天整理书橱,翻出一册塑料封面的笔记本。上面写有数十篇读书笔记,千字左右,一书一题。原来我曾在私下里懵懵懂懂地写过书话,这件事我早就忘到九霄云外了。

那还是我在家乡中学教书时,得到去省城进修的机会。其间,常去学校图书馆,几乎每周都要借一大摞书。读了叶灵凤的《读书随笔》(三联书店1988年版),十分喜欢。文字简明清晰,内容不深不浅,每篇

长短适宜,觉得按照这个样子来写读书笔记,应该切实可行。于是,准备了一个笔记本,读到一册满意的书,便写一则短文,记下印象与心得。或许因为当时现代文学作品已读过不少,缺乏新鲜感,而外国的文学艺术更容易激发我的好奇心;笔记中所涉及的,大多是翻译作品。当然,这也与叶灵凤无形的影响有关。

叶灵凤的《读书随笔》,在书话家族里别树一帜。后来的冯亦代、



郑孝胥“妙解” 《论语》章句

◎粟冬吉

董鼎山,以及董桥、恺蒂,可谓一脉相承,又各具特色。谈旧书的、谈古书的、谈西书的,应该三分天下,目前的局面却有些失衡。相信读者期待了解更多外国珍本书的故事,关键还是谈西书必通外语、懂装帧,否则雾里看花、终隔一层。我只能看翻译的书,不敢效法叶灵凤;但《读书随笔》还是在我的写作中留下深深烙痕,以至于我经常自称“读书随笔”,而非“书话”。

